

封面：

分类号_____

密级_____

U D C_____

编号_____

厦 门 大 学

博 士 后 研 究 工 作 报 告

熟悉的陌生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白俄叙事（1928-1937）

杨 慧

工作完成日期 2010 年 9 月

报告提交日期 2010 年 9 月

厦门大学

2010 年 9 月

题名页

熟悉的陌生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白俄叙事（1928-1937）

The Familiar Stranger:

The Narrative of White Russian in the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1928-1937)

博 士 后 姓 名 杨 慧

流动站（一级学科）名称 中国语言文学

专 业（二级学科）名称 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工作起始时间 2008 年 9 月

研究工作期满时间 2010 年 9 月

厦 门 大 学

2010 年 9 月

厦门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厦门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的规定。厦门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该报告的纸质版和电子版，有权将该报告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该报告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该报告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本研究报告属于： 1、保密（☐）， 2、不保密（☒）

纸本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电子版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

作者签名：

日期：2010年9月27日

导师签名：

日期：2010年9月27日

摘要

内 容 摘 要

1930 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中涌现出为数众多的白俄叙事，它们分别来自不同的政治和文学阵营，因此在文学和政治领域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白俄叙事如此密集地出现，这本身就构成了值得追问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并因此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对象。通过白俄叙事这一想象“他者”和自我观照的过程，中国作家型塑了自己的文学与思想视域，进而把白俄这样一个“涉外”形象转化为“对内”问题，将其整合为想象中国未来路向的思想抓手。围绕着“熟悉”与“陌生”的形象生成机制，通过发掘、解读、并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白俄叙事，并结合对其他国家作家白俄叙事的比较研究，本文揭示了白俄叙事兴起的深层原因以及在中国作家在这一想象“他者”和自我观照过程中的运思轨迹，进而对 1930 年代文学与文化生态作出了视角独特的深入解读。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 白俄叙事 熟悉 陌生 异国形象

英文摘要

Abstract

Many narratives of White Russian coming from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and literary groups sprang up among the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in 1930s, which represented extensively the many distinct ideologies of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The intensive appearance of so many narratives of White Russian made up an important literary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Furthermore, This important question which is worth inquiring into deeply consisted of the object of my dissertation. The narrative of White Russian is a process of imagination of “the other” and self-reflection, by which the Chinese writers moulded up their visions of literature and thought and then transformed the “external” image of White Russian into the “internal” item: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of China. In this paper, mainly focusing on the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the familiar and the strange image, the author try to expore and explain the narratives of White Russian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Meanwhile, by comparing with the narratives of White Russian coming from the other countries, the author intended to find out the root cause of narratives of White Russian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pursue the trace of Chinese writer’s imagination of the other and self-reflection, and then make a speci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ecology in 1930s.

Keywords: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the narrative of White Russian; familiar; strange; foreign image

目 录

目 次

第一章 导 言	1
1.1 “白俄”是谁?	2
1.2 追索“白俄叙事”的意义与方法	4
1.3 本文的时间框架及学术史回顾	8
第二章 “花落了，心伤了，在这天涯”：白俄叙事兴起的历史语境	11
2.1 哈尔滨与上海：白俄叙事的“双城记”	11
2.2 多重的镜像：白俄叙事的中国眼光	17
第三章 “敌人”的发明：普罗文学的任务与方法	27
3.1 “祖国”的诞生与革命的法则	29
3.1.1 苏联：工人阶级的“祖国”	30
3.1.2 “成为一个工人”：去国家化的阶级疗救	32
3.1.3 不准同情：革命的铁血法则	36
3.2 文本的裂隙：革命的叙事学	39
3.2.1 “听”来的白俄故事	40
3.2.2 “我”的在场与叙事的控制	43
3.2.3 另一种“革命加恋爱”：中国爱情故事	46
3.3 普希金还是高尔基：白俄叙事中的文化政治	49
3.3.1 普罗文学视域中的普希金与高尔基	50
3.3.2 普罗之敌：白俄的文学与文化	53
3.3.3 革命的“耳朵”与“变调”的音乐	57
第四章 流亡者的面容：没有“流亡”的流亡者	62
4.1 “哀怨”的丽莎：蒋光慈的“尝试”	63
4.1.1 “侨民”丽莎：越界的流亡者	64
4.1.2 “丽莎”与“哀怨”：两段知识的考古	66
4.1.3 “哀怨”的生产：另一重革命叙事	73
4.1.4 “不合时宜”的哀怨：革命与时代的双重编码	81
4.2 “英雄”的传奇：民族主义视域下的“流亡”	83
4.2.1 军人楷模：《陇海线上》的白俄袍泽	84
4.2.2 “战争文学”与白俄军人的再发现	87
4.2.3 “白俄老人”：“新月诗人”陈梦家的英雄梦	92

4.3 “朋友”的故事：东北流亡作家笔下的白俄流亡者.....	97
4.3.1 同情：侧身于阶级与民族话语的间隙	99
4.3.2 回忆：故乡的白俄或曰有白俄的故乡	103
4.3.3 争取：“朋友”的走向与“认同”的政治.....	107
第五章 作为“异国情调”的白俄：	114
一个意味深长的插曲	114
5.1 另类“摩登”.....	117
5.1.1 “白俄咖啡馆”：张若谷的西洋想象	118
5.1.2 丽娃栗姐：穆时英的“颓废”花园	122
5.1.3 “白俄舞女”：黑婴的思乡之曲	131
5.2 乞丐的现代性	135
5.2.1 如何施舍，怎样乞讨：一个有关人道主义的新问题.....	136
5.2.2 白俄乞丐：一个有关尊严与文明的想象	140
5.2.3 “创造性的误读”与白俄的意外声誉	147
5.3 一次穿越“异国情调”的文学旅程	150
5.3.1 “听来”的浪漫与忧郁的乌托邦	151
5.3.2 日常的生活与“日常”的白俄	156
5.3.3 家宅、记忆与“现实”的生长	161
第六章 从“白俄女人”到“化外之人”：	166
一个“替罪羊”的曲折故事	166
6.1 战争中的白俄女体：一个多重转喻的民族主义话语.....	167
6.2 白俄：“化外之民”	170
6.3 作为“替罪羊”的白俄	172
第七章 结语	176
参考文献	180
致谢	189
博士生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专著	190
博士后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专著	191
个人简历	192
联系地址	193

第一章 导言

虽然屡受压迫匍匐在地，
但我们决不向命运低头。
正因为受到了国家驱逐，
我们才带着俄罗斯四处奔走。

——[俄]阿列克谢·阿恰伊尔 《在世界各地漂泊》

1929年3月，作为中国普罗文学的发起人和重要作家，蒋光慈在其主编的《新流月报》上进行了一次日后给他的政治生命带来莫大灾难的“很大胆的尝试”¹——开始连载自己的长篇小说《丽莎的哀怨》，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沦为上海妓女的白俄贵族少女丽莎的悲惨遭遇，而这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白俄主人公的肇始。随后，《新流月报》又接连刊发了钱杏邨的《那个罗索的女人》和徐任夫的《音乐会的晚上》。不仅如此，同年10月，冯乃超的《断片——从一个白俄老婆子说起》在《现代小说》发表；次年3月，莞尔的短篇小说《祖国》刊载于《大众文艺》。当我们今天重新打量那段文学历史，《丽莎的哀怨》发表后引起的巨大反响与争议很容易吸引人们的目光，而这之后“白俄主人公”小说的集中出现，更是使得当时的普罗文学中形成了一波描写白俄的小高潮。然而，也正因为《丽莎的哀怨》所激起的争议与批判，白俄题材成了某种话语禁忌，白俄叙事在左翼文学中归于沉寂。直到1932年，丁玲发表了短篇小说《诗人亚洛夫》²，这一旨在揭批白俄之恶的文本成为左翼文学中白俄叙事的一次回

1 蒋光赤（蒋光慈）：《编后》，《新流月报》第1卷第2期，1929年4月1日。

2 《诗人亚洛夫》首发于1932年11月1日的《东方杂志》（第29卷第5期），原题为“诗人”，后收入小说集《夜会》（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改为今名。参见李向东、王增如：《丁玲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潮。而在随后的 1935 年，萧军的《羊》发表，以他为代表的一批“东北作家群”作家开始为白俄叙事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产生了舒群《无国籍的人们》、罗烽《考索夫的发》等众多优秀作品。而在左翼之外，白俄叙事也非常活跃。在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中，黄震遐的《陇海在线》和万国安的《国门之战》中都出现了大篇幅的白俄叙事，前者深入刻画了巴格罗夫等白俄“入籍军”的形象，后者则专辟“间谍”一章来讲述主人公“我”——东北军军官万国安与苏联妻子流波之间的“生死谍变”，而根据文本的交代，这位后来做了苏联间谍的流波，其原初身份本是外红内白、表面上归顺苏维埃的白俄。此外，白俄叙事也不断涌现于“自由主义”以及“海派”作家的创作中。1933 年 8 月，陈梦家的诗作《白俄老人》发表，引起较大反响。1935 年 2 月，新感觉派的后起之秀黑婴在《良友画报》发表了以流落哈尔滨的柴可洛夫兄妹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圣诞节的前夜》，而在一年后，另一位“新感觉派的圣手”穆时英则发表了以白俄间谍丽莎为主人公的中篇小说《G No. VIII》。总体上看，此时对“白俄”叙事贡献最大的还是巴金和靳以，两人在当时都因喜好异国题材而被评论界所瞩目，¹前者在 1934 年 1 月发表了以白俄中尉费多·诺科夫为主人公的短篇《将军》，后者则在 1933 年前后创造了由“玛丽安娜”、“巴心·彼得诺维赤”、“潘葛洛夫”等主人公所组成的白俄人物谱系。总括来看，在 1930 年代，这些白俄叙事分别来自不同的政治和文学阵营，因此在文学和政治领域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白俄叙事如此密集地出现，这本身就构成了值得追问的文学与文化现象。

1.1 “白俄”是谁？

所谓“白俄”，显然是与“赤俄”对待而生。俄文的白俄——белоэмигрант，本义是指白色的侨民，这是苏维埃当局给予的贬损性的政治命名。这一群体则称呼自己为“эмигрант”，即侨民。尽管如此称呼这一流落中国的俄国人，白俄还是侨民，这是值得考究的文化政治议题，但是因为“白俄”一词既形象又有

1 王淑明：《“圣型”》，《现代》第 4 卷第 6 期，1934 年 4 月 1 日。

效，故而在中国广为流传。1932年10月，有中国学者根据西方文献，细致考辨了“白俄”之名：它起源于哥尼罗夫、罗曼诺夫斯基、邓尼金等组织的反抗苏维埃的顿河政府及白卫军，所谓白俄者，可分三系，第一系即苏俄建国之初，以哥萨克人作为中心，起兵反抗之白俄；第二系即苏俄官吏之中途叛变者；第三系则为帝政时亡命在外，二月革命后一度回俄，十月革命后再度亡命之社会主义者。¹

不过，这一考辨还是略显简单。事实上，在1924年5月《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后，包括十月革命以前即生活于中国的老俄侨在内，所有侨居中国的非苏联国籍的俄罗斯人都必须作出抉择，要么加入苏联国籍，要么加入中国国籍。在这种局面下，中国俄侨的身份一度处于混乱状态，以至于当你与俄人说话时，必须“首先认定其为何种人”，根据1930年代一位外国学者的研究，当时的俄侨可分为五种人：“纯粹白俄或在中国政府保护下之政治犯；领有苏联公民注册证而候复籍者；领有中国公民注册证而候归化者；完全为苏俄公民者；完全归化中国者。”²这样就产生了既拒绝加入苏联国籍，又不愿意申请中国国籍的无国籍白俄，而这一部分人有很多是十月革命前的老俄侨。他们一般被视为“真正的白俄”，即坚守旧俄信念、对苏联保持敌对态度者。实际上，也有很多加入苏联国籍的俄侨仍跳动着“白俄”之心，这些人也大多是因生活所迫——1925年4月9日，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发布第94号局长令，停止聘用中、苏两国以外的员工——才加入苏联国籍，成为所谓“‘粉红色人’——表皮是红的而里面是白的”。³

1935年，作家靳以在《哈尔滨》一文中感慨道，“说起白俄人的思想之腐旧无进步，真是没有一点办法的，他们永远怀念着旧日的帝国，就是年青人也是如此”。⁴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秉持着反苏政治态度，并把俄罗斯视为唯一祖国，在中国“白俄”构成了为数甚巨的流亡者群体，而非“散居的族群”。正如一位当代外国学者所论，“作为政治流亡者的个人或家族，一般都是祖国政治争斗的一部分。他们的身份和作为某一集体成员的意识，完全是（或主要是）指向国内的。一旦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他们就打算‘回到’祖国去。散居在外的人

1 三立译：《散布世界的白俄》，《东方杂志》，第二十九卷，第4号，1932年10月16日。

2 参见赵南柔、周伊武编：《白俄与远东》，南京：日本评论社，1934年，第10页。

3 [美]杜夫曼：《远东白俄概述》，雪璩译，《黑白半月刊》，第3卷第8期，1935年4月30日。

4 靳以：《哈尔滨》，收入中学生社编：《都市的风光》，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第88页。

群则不是这样。……[他们对]对内民族斗争的参与，主要是在族裔而不是民族主义话语内进行的，是为了声明他们是同一集体的成员。然而他们的命运主要地跟其居住国和孩子成长的地方，而不是原来的‘祖国’联系在一起……”。¹

如此说来，“白俄”既是一个历史事件，又是一个政治判断。因而，认定一个俄侨是否具有“白俄”身份时，既要看他的出身、履历，又要看他的政治态度，而后者是更为核心的判断标准。这一点在1930年代一部《新知识辞典》的“白俄”词条中也得到了体现，“革命未爆发时就出走”的那些反苏维埃者也被视为白俄，因为他们和那些革命后逃亡者一样，都是“绝对仇视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的“旧时贵族，地主，商人和资本家”。²正因为此，本文也将以“政治态度”作为“白俄”的本质特征，并以此为核心标准，遴选和确定本文的研究对象。

1.2 追索“白俄叙事”的意义与方法

显而易见，白俄的上一级概念是俄罗斯人，而在中国文学中涌现如此众多的俄罗斯人形象，这在十年前完全不可想见。作为日本之外的另一个威胁最大的邻国，疯狂扩张的俄罗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贪婪的侵略者。然而由于地理和文化的原因，中国人对俄罗斯了解甚少，更谈不上东渡扶桑、以日为师那样的留学潮流。对此，1920年中期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盛岳在回忆录中抱怨：“中俄有几千公里长的边界线，两国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然而，只有少数几个中国人去研究俄国与俄语”，同时，他还对缺乏学习俄语所必需的汉俄字典表示“愤慨”，说他们在1925年到莫斯科时，“连一本汉俄辞典也找不到，因而不得不从东京买俄日词典。”³因而，1920年秋刚到哈尔滨的瞿秋白竟为“半欧化

1 伊瓦-戴维斯：《性别和民族的理论》，秦立彦译，收入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8—29页。

2 参见新辞书编译社编辑：《新知识辞典》，上海：童年书店，1936年第4版，第147—148页。

3 参见[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奚博铨、丁则勤译，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65页。另按，中国人的第一本汉俄词典是程耀臣编着的出版于1917年的《华俄合璧商务大字典》（哈尔滨广吉印书馆），但因为该字典出版于哈尔滨，发行数量和发行范围可能都较为有限，故未能广泛传播。参见阎国栋：《程耀臣与国人所编首部俄文字典》，《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2期。而作

的俄国文明”所骇怪，惊呼“原来‘西洋人’也有这样的”。¹同样，1921年的沈泽民还在翻译美国学者文章，试图通过俄国文学来认识俄国的国民性。²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我们可以见到“藤野先生”等日人形象，但在以索菲亚为代表的俄国虚无党英雄之外，³却再难觅寻常俄国人的身影。⁴那么为何在不到十年间，俄国人竟成了中国作家的笔下常客？

因此，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白俄这一主题何以会抓住中国1930年代诸多作家的想象力，并使他们创造出如此丰富多彩的白俄叙事。但在开始追问之前，检视“如何追问”的方法尤为重要。在通常的学术研究分类中，中国作家的白俄书写应该属于比较文学形象学范畴，并可能因此被命名为“白俄形象”。所谓比较文学形象学是指“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⁵对此需要厘清的有两点，第一，此处的“形象”并非仅限于文艺学意义上的人物形象，而是包括人物、风物、景物等各种异国叙述在内，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⁶第二，这一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揭示一个作家、更在于揭示一种文化在言说‘他者’时所特有的规律、原则和惯例。”⁷由此可见，这一研究有三个支撑性的本质特征，一是“涉外”，二是“建构”，三是“总体性”。换言之，它所关注的是异国形象的建构过程及其总体性规律。

本文以比较形象学作为研究方法之一，即将白俄视为一种异国形象。但值

为外语教学的起码条件，外语字典的水平往往体现了对操此语言的国家的水平，相比之下，国人最早编着的汉英字典则是出现在1868年的《字典集成》（邝奇照编着，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出版），比《华俄合璧商务大字典》的出版早了近半个世纪。参见郑建军：《浙江镇海发现最早由国人编写的英汉词典》，《辞书研究》，2006年第2期。

1 瞿秋白：《新俄国游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48页。

2 泽民译：《俄国文学内所见的俄国国民性》，《东方杂志》，第18卷第8号，1921年4月25日。

3 晚清至民初，索菲亚形象成为中国文学中的一种新女性范型，出现在《孽海花》、《东欧女豪杰》等众多文本中。对此问题的深入研讨可参见胡颖：《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龙瑜宸、彭珊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5—171页。另外，1920—1930年代，作为索菲亚精神的流延，在巴金的《复仇》、《哑了的三角琴》以及聂绀弩的《玛丽亚娜的逃亡》等作品中也塑造了虚无党人形象。

4 就笔者的研读范围来看，1929年以前的中国文学中，普通俄国人的形象非常少见。其中，冰心在1923年的赴美旅行中用人道主义的笔调描绘了一群“约克逊”号上的白俄难民，这应该是较为少见的例子之一。参见冰心：《冰心散文集》，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第225—227页。

5 [法]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收入孟华主编：《比较文化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

6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4期。

7 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6页。

得强调的是，白俄是一种特别的异国形象。第一，作为特定的社会历史存在，白俄负载着独特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意涵，是沙俄、十月革命以及苏联的生动镜像（详后），因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异国形象。换言之，我们不能把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特定时段出现的白俄形象与作为常态书写的俄国人、日本人等外国人形象等量齐观；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二点则是，作为特殊的俄国人，白俄的本质特征主要不在于“涉外”，而在于“流亡”，准确地说，他们是已经融入中国人之日常生活的外国流亡者群落。作为寄寓他乡、艰难图存的“白种穷人”，白俄身上少了几许欧美人常见的民族优越感，因而，中国作家笔下的白俄形象也就少了形象学研究中常见的虚构“他者”为乌托邦的“文化空想主义”。¹第三，倘若就外国人形象建构的个体文本而言，不乏作家与其笔下异国形象原型密切接触的例子，但就外国人形象建构的整体来看，很少有白俄这般大规模地、集中地走进作家日常生活的形象原型。²因而，中国作家与作为生活事实的白俄之间，并不是一种化约的主客对立的认识（cognition）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共同缔造了一种直接接触的联结关系。对于大多数中国作家而言，白俄是一个不乏异国之奇但已完全日常化的生动个体，他们对待白俄较少中外对立的骇怪眼光，多了几分“自然态度”（natural attitude）。³因而，通俗地讲，白俄不仅是“涉外”的问题，更是“对内”的问题，不仅是“总体性”的形象识别机制问题，更是需要被优先解释的“个体性”问题。

按照法国比较文化形象学家巴柔的说法，异国形象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représentation）”，因而它们“都源自一种自我意识”，其所揭示的也恰是制作这一想象物的个人或群体所“置身于其间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⁴这一论断正确地指出了异国形象生产的自我指涉性，但是本文更为关注的是，这种自我指涉性怎样融入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国

1 参见[法]让-马克·莫哈：《文化上的对话还是误解》，收入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4页。

2 甄别作家关于异国的信息来源、内容和性质，这是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之“外部研究”的重要内容，（参见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7页。）而这也恰恰说明了在形象学的研究对象中，很多作家对异国缺乏深度了解。

3 “自然态度”即指“自在”、“自然本身固有的联系”，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第一章第三节“存在问题在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讨论了这个问题。参见[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0-14页。

4 参见[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想象到集体想象物》，收入孟华主编：《比较文化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1页。

现代思想史视域，也即是说，这一白俄书写不仅有着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维度，更是有着中国现代文学场域内的思想脉络，它浸透着独特的中国问题关切。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萨义德在分析西方小说中的帝国叙事时曾经指出，“必须把一个叙述的结构和它从中汲取支持的思想观念和历史联系起来。”¹而本文之所以采用“白俄叙事”的提法，正是旨在发掘此一白俄书写在中国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独特建构过程。考辨起来，所谓叙事，“就是指散文体或诗体的故事，其内容包括事件、人物及人物的言行”。²因此，当我们说白俄是个故事的时候，这一研究的关键就已不简单在于中国文学中的“白俄”是否真实深切地刻画了白俄的生存样态与价值寻求，而是在于中国文学中的白俄是如何在一种真实深切的他者想象与自我观照中得以创生。进而言之，我们更为关注的是，这种他者想象与自我观照缘何而生，它又是怎样型塑了中国作者的文学与思想视域，进而把白俄这样一个“涉外”形象转化为“对内”问题，将其整合为想象中国未来路向的思想抓手。

萨义德曾经指出，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法小说之所以产生普遍性的帝国主义倾向，正在于此时的西方作家“在写作时脑子里想的只是西方读者”，而要突破这种自明性的权力话语，就必须引入“对位法阅读”，即扩大阅读范围，让那些被言说的他者和被压迫的沉默者发声。³事实上，中国作家在写作白俄时脑子里同样只有中国读者。萨义德的分析提示我们的是，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白俄叙事是一个在独特的中国语境中所完成的自我想象，那么要识别这一自我想象显然需要一个更大的、差异性的话语结构。除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白俄叙事，这一共时性的话语结构中至少应该包括中国白俄的自我言说，以及其他国家作家的中国白俄叙事。众所周知，二十世纪的俄侨文学是作为整体的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世界俄侨文学中，中国的俄侨文学具有极高的水平。曾有权威专家指出，“在哈尔滨的俄侨诗人中至少有三位是一流的，可以被写进任何一部文学史，他们的作品可以被列入任何一部 20 世纪俄语诗歌选集，他们就是：涅斯梅洛夫、佩列列申和阿恰伊尔。”⁴让人惊喜的是，

1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年，第 91 页。

2 [美]M.H. 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第 7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347 页。

3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第 89 页。

4 参见[俄]弗·阿格诺索夫：《俄罗斯侨民文学史》，刘云飞、陈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第 723-724 页。

涅斯梅洛夫等俄侨作家留下了很多思考白俄命运的作品，有的还在主题或素材上与中国作家形成了有趣的巧合。此外，近代以来的上海成为日本知识人眼中一个巨大的他者，并由此促进了日本“近代”序幕的揭开。¹而在这些众多的上海叙事中，横光利一的《上海故事》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部。在小说的一开篇，迎接主人公参木的就是外滩江边长椅上的一群俄国妓女，而在此后的叙述中，以白俄妓女奥尔加为代表的“白俄叙事”一直是构成横光利一的日本想象与世界图景的重要参照系。再者，当时的报章杂志上留下了若干欧美国家作家、记者的中国游记，其中不乏对白俄的细致书写，这也为我们探寻西方人看待白俄的眼光留下了线索。本文将积极引入上述俄侨及外国作家的白俄叙事，原因就如镜中的孤独自我无法辨别高矮美丑一样简单。必须在他者的对照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白俄叙事才能认清自己，更为关键的则是，这种对照不仅是简单的自我认识，更是深入的自我批判，它将照亮自我的偏见与盲视，在全新的视域中修正自己。因而，通过发掘、解读、并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白俄叙事，并比较其他国家作家的白俄书写，本文旨在展开如下追问：这种密集在白俄叙事缘何而生；作家们如何完成各自的白俄叙事；这些讲述本身传达出怎样的文学观念、问题意识与社会关切；不同文本的白俄叙事之间形成了怎样的互动；这种互动又折射出怎样的文学与文化生态。

1.3 本文的时间框架及学术史回顾

本文的时间框架是从1928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这十年间的中国文学中的白俄叙事群体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对象。不过考虑到出版时间的滞后性，个别1938年出版的作品也被纳入这一讨论范围。之所以选定这一时段，一是出于对研究对象本身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白俄叙事正是在这一时段集中出现；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这一时代所负载的独特历史和文化内涵。1927至1937年这一时段正是国民党统一中国南方，与共产党决裂，进而在形式上统一中国，逐步确立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时期，它构成了西方学者所言的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革命。²尽管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叙述中，这一时段的起点恰被命名为

1 刘建辉：《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甘慧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

2 [美]魏斐德：《上海警察，1927—1937年》，章红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序言”第1

“大革命的失败”，也即是说从 1928 年开始，蒋介石及其统治的中国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对象。而就中国现代思想史而言，这一时段承接了以民主和科学为主题的五四精神遗产，经历了以反帝为核心的五卅运动的洗礼，从而展开了对中国道路的激烈争辩，不仅出现了不同的革命想象，更是出现了不同的革命实践。另就中国文学史而言，按照钱理群等人的分析，1928 年初太阳社的《太阳》月刊、创造社的《文化批判》以及以徐志摩、胡适、梁实秋为核心的《新月》月刊先后创刊，这“相互对立的两大对立的两大倾向的刊物及理论宣言的公布”，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进入“第二个十年”（1928 至 1937），而“无产阶级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各自发展、演变，构成了 30 年代现代文学的两条基本线索。”¹其实，如果回到文学现场，在这两条线索之外还有第三条线索，那就是国民党主导的“民族主义文学”的兴起。即使是其激烈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组织依靠着领取的雄厚的财力和政治力量的扶持，在表面压抑了左翼文艺运动的情势之下，曾经展开一回形式上呈显著很热闹的局面”。²因而，所谓“30 年代文学”在逻辑上就是指 1928 至 1937 年间这一时段，也正是这一风云际会、众声喧哗的历史时段构成了白俄叙事的生动背景。

作为俄罗斯民族史乃至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及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现象，在中国白俄（俄侨）问题得到了俄中两国学者的关注，他们在俄侨史、俄侨文学等领域展开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俄国方面，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俄国著名学者、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弗·阿格诺索夫的《俄罗斯侨民文学史》³是一部代表性著作，该书全面细致地研讨了俄国侨民文学的发生发展，并将其放置于俄罗斯文学传统之中加以定位，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将在华俄侨文学列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因而为读者呈现了完整而丰富的俄侨文学景观。在中国方面，汪之城的《上海俄侨史》⁴无疑是一部开山之作。该书在占有大量一手材料基础上，对上海俄侨的总体状况、社会地位、日常生活、文化空间等诸多问题做了全景式研究，不仅为其后的俄侨研究提供了众多珍贵原始资料，而且确立了上海俄侨群体的基本特征。在此之后，李兴耕等人

页。

1 参见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年，第 201—203 页。

2 钱杏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北斗》第 2 卷第 1 期，1932 年 1 月 20 日。

3 [俄]弗·阿格诺索夫：《俄罗斯侨民文学史》，刘云飞、陈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

4 汪之城：《上海俄侨史》，上海三联书店，1993 年。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